



简 单  
生活

【灯火阑珊处丛书】

DENGHUOLANSHANCHUCONGSHU

斯 妤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 简单 生活

【灯火阑珊处丛书】

DENGHUOLANSHANCHUCONGSHU

斯 妤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简单生活/斯妤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灯火阑珊处)

ISBN 7 - 80673 - 316 - 7

I. 简... II. 斯...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7214 号

丛 书 名: 灯火阑珊处丛书

书 名: 简单生活

著 者: 斯 妤

策 划: 谭 湘

责任编辑: 刘红哲

美术编辑: 赵小明

封面设计: 蓝海洋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刘红哲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 a i l: [hswebs@heinfo.net](mailto:hswebs@heinfo.net)

印 刷: 昌黎县人民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2 千字

印 张: 7.375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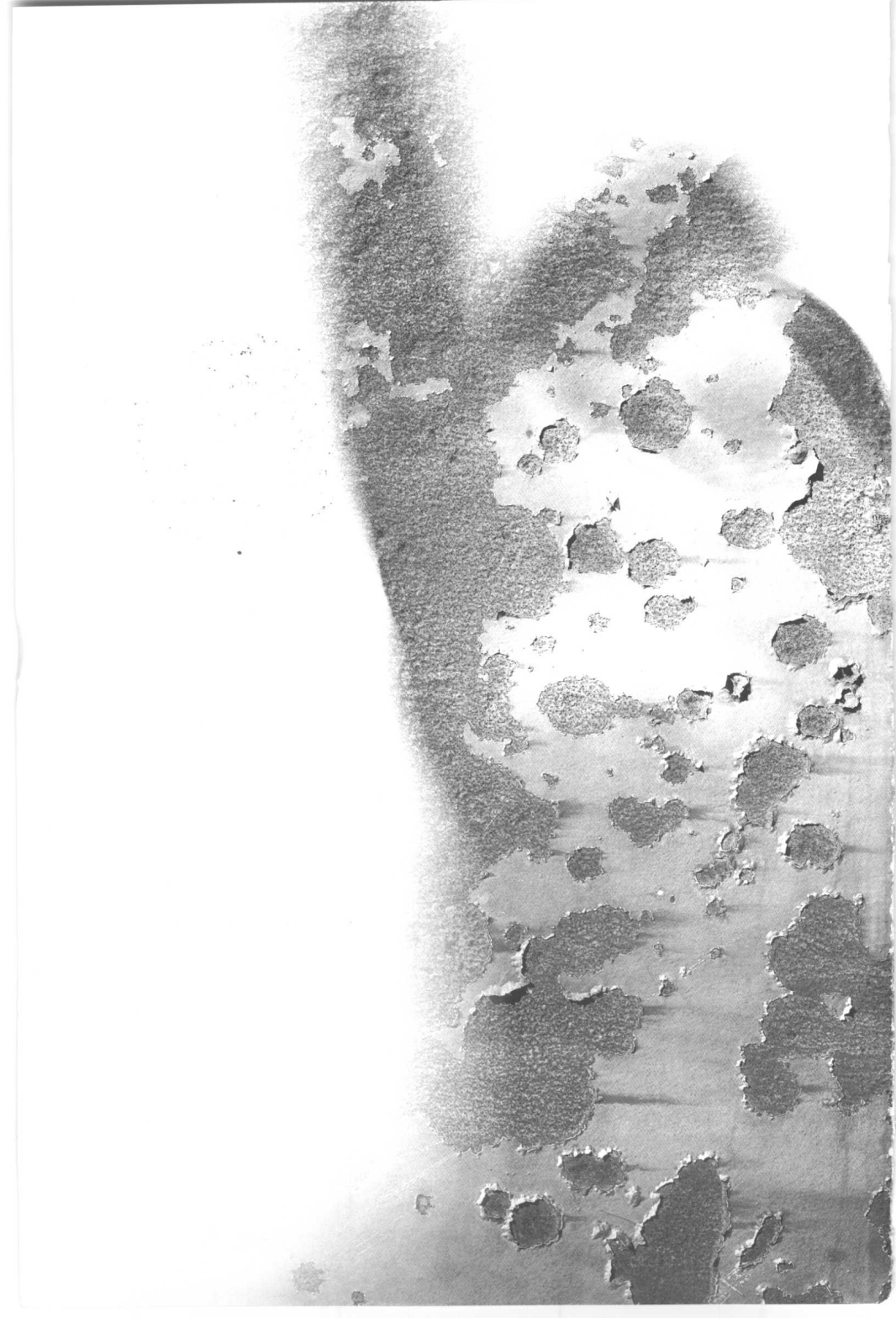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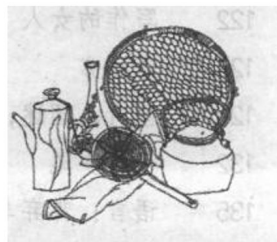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 - 80673 - 316 - 7/1·195

定 价: 1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1 故乡  
5 梅林  
8 家  
12 碧水长流  
15 给梦一把梯子  
19 窗外  
25 在海边  
29 静物  
32 白漩涡  
36 敲门  
39 开始  
42 人在北京  
45 某年某月  
49 文章作法  
53 心的形式  
62 幻想三题  
66 我与北师大  
71 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DENGHUOLANSHANCHUCONGSHU

灯火阑珊处丛书

- 75 两种生活
- 78 读书的历史
- 81 给灵魂一席之地
- 83 升腾与坠落
- 87 无法藏匿的自我
- 90 轻与重
- 93 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流水
- 95 柴米油盐书
- 97 简单生活
- 100 闲暇的滋味
- 103 也说足球
- 105 幻觉
- 107 夜晚的奥秘
- 109 诗歌，从庸碌的生活中升起
- 112 先锋是一种精神
- 115 语言魔方
- 118 以袜结绳
- 120 人面兽心与蝇营狗苟
- 122 写作的女人
- 124 寄远方
- 129 倾听，阐述，与追踪
- 132 年头岁尾
- 135 语言：背弃与钟爱



- 138 阅读与沉思  
144 写在新年边上  
  
146 阿端  
151 应婆子  
156 文莲女士  
161 近邻  
166 玉兰仔  
171 玫珍  
175 方姑姑  
178 美玲  
181 安宝  
185 锦云姐妹  
188 美倩  
193 汪娘与琼  
196 特派员  
200 二舅  
205 祖父  
210 歪嘴仔  
216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223 似曾相识蒋子丹  
225 永远的冰心



11/15/16

## 故 乡

故乡——无论繁华的，荒凉的，美丽的，丑陋的——只要是我们的家乡，只要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故土，她对于我们，就是亲切、温馨的。而我的故乡呵——我敢说，我的故乡不仅在我和我的同乡们心中是温馨的，她在每一个曾经踏上她的土地的人心中，也永远是美丽芬芳的。

是的，厦门是美丽的——美丽得可以用“妩媚”二字来形容她。你想想，浩瀚的万里碧波之上，宛然浮起两个娇小玲珑的岛屿，袅袅婷婷，并肩而立，活像一支清丽的并蒂莲。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湛蓝而明亮，洁白的浮云缓缓地流着；海波翻卷着白色的浪花，金灿灿的沙滩绵延而去，花边一般镶嵌在岛屿的四周……椰子树，芭蕉园，紫藤萝，郁郁葱葱地装扮着海岛的躯体；红砖别墅和幽静小巷，疏密有致地罗列在海岛的怀中。翩翩的海鸥，呼啸的鸽群，袅袅的白鹭，终日在她耳鬓厮磨、嬉戏。阳光下，绿琉璃瓦闪闪发亮，紫艳的三角梅攀援、上升，海风携着桂花的清香，轻轻叩开每一扇窗户，簪入每一户人家……

当然，厦门的美远不止于此。厦门的美还是流动的，蓬勃





的，生生不息的！——你只要去到海边上一站，听着脚下“哗哗”的涛声，望着对面葱茏挺拔的鼓浪屿，不，你甚至可以闭上眼睛，将“哗哗”的潮音当作催眠曲来听，进入蒙蒙眈眈的半睡眠状态——即使这样，你也会惊喜地发现，对面的鼓浪屿，你脚下的厦门本岛，原来都是活的，动的，有着勃勃生机的！因为，你看到，海波从天边席卷而来，一层层地连连不息；海面如无数毗连的秋千，左右摇荡，上下起伏；浪花像一群群快乐的海鸟，张开雪白的翅膀，争先恐后地扑向海岛，然后，劈里啪啦地甩下一串串湿漉漉的笑声。海面上，无数波浪在回旋，海洋如一片连绵不绝的沸腾的群山……你还看到，抱臂端立于碧波之上的海岛，也并不是磐石一样呆板、顽固、死气沉沉的！——一阵阵卷向她的浪头，一声声打击石壁的涛声，还有如大地一般躺在她脚下的连天奔涌的海波，催发了她的生机，引动了她的力量，使她变得如同一座轻盈的浮桥，一艘欢快的游艇，或者，干脆就是一朵硕大的浪花，在沸沸扬扬的浪尖上跳荡着，起伏着，奔涌着了！——这时，你若是把你的目光移到海上，那它刚一挨着水面，就会翻着，卷着，随波滚去了……你昂首望天，天上白云如注，“汨汨”地流着；你俯身看海，海上白帆似蝶，翩跹地舞着；你闭目谛听，耳边涛声如鼓，到处是“哗哗哗”、“轰轰轰”的一片！于是，你只能由衷地赞叹：好一幅流动的图画！好一片活泼的山水！

可是，还有你看不见的哩——我们厦门的空气，也永远是活泼新鲜的！无论春、夏、秋、冬，厦门岛上永远有蓬蓬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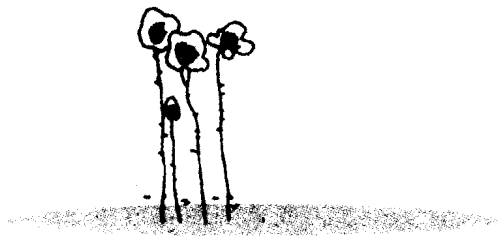
风拂你的面，吹你的肩！即使是“七月流火”的盛夏酷暑，地处亚热带的厦门，也总是海风森森、花木摇曳的。你只要打开窗户，或者夹一本书，端一把矮凳到过堂里、大门口一坐，立刻会有飒飒的海风朝你奔来，把你的短发、绸衫吹得呼啦啦响，把你的郁闷、烦躁吹得无影无踪！——流动的空气弥漫着咸腥的海上气息，杂以岛上遍布着的热带植物的芬芳，有时还带着缕缕呢喃的鸟语——这样清新甜润的空气，更如诱人的醇酒，使人心醉……

当然，你不必因此就以为，厦门岛上只有鲜艳的色彩、活泼的生机，而没有静谧，没有温柔——厦门海滨的夜晚，是一支最娴静、最柔和的小夜曲！你看，新月升起来了，海洋如一个昏昏欲睡的婴儿，停止了嬉闹，停止了哭啼，只剩下摇篮似的徐徐晃动，幼儿般的均匀呼吸，以及海水扑打岸石的催眠曲似的“刷刷”声……长满牡蛎壳的古老的石桥上，投下了一对对颀长的身影。汨——汨——汨，一片桨声中，几只小船轻轻荡开了，海面上，像是飘起了几片轻盈的落叶……海风习习，传来了悠扬的琴声——这是鼓浪屿的钢琴手们争相奉献给这个月夜的。你再看，岸上，高大的椰子树哨兵似的散立着，灌木丛里不时传来如唱的虫声。乘凉的人们头枕着胳膊，怡然地歪在沙滩上。有的听着海涛，有的盯着萤火虫的绿光，有的徐徐地、漫不经心地弹着吉他……海波与沙滩相接处，蹲着一个白衣少年，他专注的目光下，小小的涟漪在金色的细沙上呢喃着，缓缓地、亲切地朝他的脚边爬来……空气中，到处是温



馨，到处是静谧，到处是陶醉……呵，不，这就够了！——这样的月夜，这样的海滨，你还能找出比它更温柔的来吗？

我以前曾说，我的故乡没有摩天的高楼，没有巍峨的宫殿，没有如潮的人流。然而如今我要说，我的故乡所有的，比起这一切来，要迷人得多，珍贵得多！——厦门呵，我的故乡，你可知道，我是怎样为你骄傲呵。



## 梅 林

那时候真年轻。十八岁的脸庞浑圆红润，皮肤亮得如同刷过一层油。身体也绝不似现在的纤细。身体厚实并且挺拔。圆而结实的双肩轮流担负着百来斤的担子，在那时是家常便饭。

但是挑着裹满了海泥的海枷椏上山去却不是轻松的事。山很高，是方圆几百里最高的那座。阿伯阿婶们敬畏它，恭敬地称它“岩神”，女仔少年家则比较放松，他们只叫它“岩”。

上一趟“岩”要近两个小时，早早地起来，挑粪水，或者挑海枷椏上山，去沤在山顶上的水田里。山路蜿蜒蜿蜒，漫长如浩浩的人类历史。海枷椏在两肩来回地换着，似山，似磬，终于越来越泰山压顶般地压在肩上压在心里。

于是便极深地体味人生。幸福不再遥远，不再富丽堂皇——对于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的负重跋涉者来说，空着肩，甩着手，在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上闲逛，便是幸福，便是奢侈。

但早春的时候上“岩”去，后来却成为我的希冀，我的向往。

当终于觉得两腿已不复是肉体，而是僵硬的木拐，再也迈



不动一步路的时候，岩顶的水田正好转到了眼前。于是，拚足最后的力气，把山一样的担子甩到田里，人便重重地跌坐在田埂上。

横着，躺着，苍翠的田埂供给劳作者舒适的眠床，歇够了半个时辰，活力渐渐回到体内，于是，芳儿过来拎起我，带我去游“岩”。

“岩”有青柏相思、野梨野桃。“岩”上杂草茂密，树影如穹。芳儿很快活，她溜上树去，摘青柏蕾，寻相思子。

我却仍是疲惫。我拖着扁担绳子，懒洋洋地闲逛。

但是一片耀眼的白光使我身心一震——眼前转出一个山洞，洞口横伸着几丛怒放的梅花！

大脑迈过片刻的空白，惊喜攫住我的心。我想我遇上了世外桃源。

当我低头弯腰，小心翼翼地躲过洞口的梅花，进入山洞后，我发现它既不是桃源也不是山洞，它是一片拐了弯又凹进去的小小的梅林！

我现在已不能复述那片梅林的具体形状，几年来牢牢占据我脑海的是一片辉煌与迷蒙：

梅树怪异，风骨铮铮。或肃穆，或豪放，或傲然，或诡谲，每一株都充满意志充满个性。一片鲜明而怪异的褐色中，弥漫起伏着连绵的洁白。竞相盛开的梅花，云一样地积聚，雾一样地弥漫，似火燃烧，似浪奔涌，似无数个雪天的小太阳闪烁闪烁！每一朵都静静地放着银辉，吐着光芒，温馨而璀璨。

小小的山洼，被这万千洁白的太阳照耀得辉煌而迷蒙……

面对这洁白，这辉煌，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产生那个时代应有的“崇高”与“庄严”，而是，我无法遏止地想起雪白的礼服。

我突然强烈地渴望穿上雪白飘逸的结婚礼服，穿过这一片宁静而辉煌的梅林，走向教堂，走向新房，走向生命所有未知的领域。

我甚至渴望毁灭，渴望死。因为死也是洁白而辉煌，辉煌而洁白的……

后来，当我一次次颤栗着心再度寻找这梦一样的梅林时，我发现它不复存在了。

我至今不明白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抑或只是一个梦？我也不明白以我当时的单纯与虔诚，何以会涌出那些异端的思想？

但那岩上的梅林，那梅林里的辉煌与迷蒙，那辉煌与迷蒙里的陶醉与梦呓，是鲜明而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了。虽然算起来，我告别那健康红润的少女时代已经十四年了。



## 家

外祖母的家紧挨着港湾。那是闽南海边的一个普通小镇。鳞次栉比的一排“竹篙厝”里，有我魂牵梦绕了三十年的家。我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矮小瘦削的外婆把这个家建成了我的乐园。楼上楼下是我疯跑的场所，二楼平台上有我开辟的菜畦，天窗里流泻下来的月光，我把它当成宝石来欣赏，虔诚地一跪就是半天。屋后的葡萄架下，每到夏夜便是老祖母略带沙哑的嗓音，一遍遍地讲述神秘故事，连星星也受了吸引，探出身子来倾听。虽然大门上的铜环里常常有绳子伸展下来，拦腰拴住我的弟弟和妹妹，外祖母却始终对我网开一面，任自由和欢乐无边无际地覆盖我。

接下来是天灾人祸争相肆虐的三个年头。三年里家中少了笑声，多了嚼菜根、喝清汤的叹息声。老人们饿得连皱眉头都没力气。孩子们饿得天天噘着手指在阳光下发呆。我背着书包有气无力地往家走。刚拐过横街，隔着港湾便看见外婆站在屋后的土台上，用手遮着前额朝这边眺望。饿得腰已直不起来的外婆终于看见我了，嘴角绽出灿烂的微笑。她有些诡谲地朝我摆手，示意我别走大门，沿邻居家后院的小路直接到厨房。我

走进厨房，外婆已把厨房的门掩上，正从冒着热气的锅里端出一碗绿油油的食物来。我顾不上道谢也顾不上看碗里是什么，三口两口便将食物倒进肚里。

吃完后才知道碗里装的是番薯叶心。

那一阵全家的口粮是番薯叶，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外婆心疼我，将嫩绿的番薯叶心一片片挑出来，拌点油（珍贵无比的油！）拌点盐藏起来给我吃。

拌了油的番薯叶心比清水煮的又老又涩的番薯叶好吃五十倍，外婆天天支走小舅小姨给我开小灶。每次吃完后看着外婆那憔悴的面容佝偻的腰，我尚不省事的心里也会涌起阵阵涟漪：家多么好，亲人多么好啊！

父母的家搬离老屋，迁到母亲学校的宿舍时，家便成了一个狭小又鼓鼓囊囊的口袋。一间教室用竹帘一隔两半，里面是父母和小弟的卧室，外面是饭厅兼妹妹和我的闺房。有客来房，饭厅与闺房又变成了会客室，床板与矮凳同样供客人落座。碰上饶舌的访客，几杯安溪茶落肚更是谈兴遑飞，无意告辞，我和妹妹只得恨得在里屋跺脚。事后向父亲抗议，父母总是温和地一笑：“是旧日的学生，好些年不见了。”

不过家虽狭小，温情却如空气一样弥漫。下班回来，母亲总是不停地忙碌，不是呆在厨房里研究菜谱，为家人烧制可口的饭菜，便是埋头案前，裁布料，做衣服，精心装扮每一个家庭成员。母亲的烹调、缝纫技术堪称一流，便时常有父亲的同





事来要酒席吃，有母亲的同事来求裁衣做衣。父亲不堪烦扰，时常皱眉。母亲却一概来者不拒。我时常纳闷母亲那样瘦弱的身体，如何有那样充沛的精力。每次都是我们一睁眼，便看见母亲忙碌的背影，夜里醒来时，母亲的房里总还亮着灯。我们姐妹时常戏称母亲是铁打的身子豆腐的心。而且至今我们仍常遗憾母亲那充足的精力没有传给我们（我们姐妹都是懒散的人），而母亲如今已六十出头了，仍旧天天不停地操劳，似乎从没有感觉疲倦的时候。

母亲里里外外操持的时候，父亲总是静静地在里屋看书。父亲早年即是闽中地下党成员，他介绍入党的人里有的早已在省里身居要职，父亲却从土改后自愿转到教育界起便始终留在教育界，而且渐渐从正职当成了副职。父亲的许多学生为父亲不平，因为他们深知父亲热爱教育爱惜学生，也深知父亲的才学与清正不阿，父亲却始终泰然。我常常觉得父亲身上有种大智慧，他认为结果就行为（不媚上欺下，不蝇营狗苟，不与官场周旋）来说十分公平。或许他想要的就是这种适心怡性、不扭曲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淡泊与安静？总之，父亲在家的时候（此时正是“文革”盛期，打斗吵闹甚嚣尘上，父亲作为走资派下台后，因历来爱惜学生，在师生中口碑好，故蒙两派学生默许，回家逍遥），他捧在手里的书，他透过眼睛流露出来的目光，甚至父亲床头那盏橘黄色的灯，总是令家中弥漫着一股恬淡、安然的气氛。这气氛我至今一闭上眼仍能真切地感受到。